



让水更清鱼欢畅

——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保护记

“这两年江里的鱼多了、大了，过去难得一见的鱼种，也经常能监测到。”长江重庆江津段护鱼员刘鸿站在船尾，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

长江上游是长江鲟、胭脂鱼、岩原鲤等珍稀、特有鱼类的卵苗孕育所和种质资源基因库。但一段时期里，受污水乱排、过度捕捞、挖砂采石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珍稀、特有鱼类一度面临生存危机。近几年来，随着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深入推进，长江上游水域生态环境大幅改善，鱼类资源总量加快恢复，越来越多珍稀、特有鱼类再现江里。

水清河畅，又见珍稀鱼类身影

“在去年开展的专项监测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捕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岩原鲤。可前几年，一年都打不上来一条。”从2005年起，西南大学渔业资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姚维志及其科研团队，一直在跟踪监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鱼类资源。对比一条科研渔船一天的渔获量，是科研团队调查鱼类资源变化的重要手段。姚维志说，自2016年长江大保护开启以来，长江上游鱼类资源总量明显恢复，种群结构得到改善，珍稀、特有鱼类出现频率也有所增加。去年，科研团队还在长江丁家沱鱼类产卵场发现33尾长江鲟。

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也频现珍稀、特有鱼类的身影。走进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鱼洞生态观测点，“天天水清，年年有鱼”的标语格外醒目，工作人员姚明昌忙着记录监测情况。2022年初，鱼洞生态观测点监测到昆明裂腹鱼、四川裂腹鱼、宽唇华缨鱼、贝氏高原鳅4种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畅游产卵。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副局长贾仕鹏说，赤水河流域云南段监测到鱼的种类，从2020年的36种恢复到目前的42种。其

中，昆明裂腹鱼、云南光唇鱼等指示性物种及优势种群种的年龄日趋优化，性成熟年龄鱼类在渔获物中的比例增加；监测渔获物中对环境压力敏感的中大型鱼类数量及占比大幅增加，“这说明，赤水河云南段的鱼类生物多样性恢复呈现出良好趋势”。

珍稀、特有鱼类的回归，离不开长江上游沿江各地对鱼类生境的保护修复。2020年以来，昭通市全面拆除了赤水河云南段的17座小水电站的水坝，恢复了河流连通性，鱼儿洄游通道更加顺畅。

对珍稀鱼类产卵场威胁较大的非法码头、非法采砂，也被纳入整治重点。重庆市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王维说，近几年，保护区重庆段常态化开展清船、清网、清江、清岸等工作，及时遏制污水乱排、岸线乱占、河道乱建等违法违规苗头，持续保持整治成果。

经过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治理和修复，如今，长江上游逐渐呈现出一片鸟语鱼跃、岸绿景美的景象。

禁渔护鱼，鱼儿有了安全的家

在长江边长大的刘鸿，如今又回到了长江上。不过，他的身份已经由“打鱼人”，古建筑维修商变为“护鱼人”。

2014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刘鸿组建了鸿鹄护鱼志愿队，带领几十名渔民和志愿者，在家乡重庆江津的长江沿线义务巡查，协助执法部门制止非法捕鱼行为。“护鱼志愿队成立前那几年，不法分子电鱼猖獗，渔民经常一天捕不到几斤鱼。”刘鸿说。

过度捕捞曾是危及长江鱼类生存的重要因素。为此，早在2017年赤水河流域就率先开启禁渔模式。2020年1月起，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一年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上游地区监管部门大力整治偷捕行为，沿江渔民纷纷退捕上岸，珍稀

鱼类有了更加安全的家园。

在长江重庆江津段，鸿鹄护鱼志愿队的退捕渔民发挥熟悉鱼情、驾船技术娴熟的优势，负责水域巡护和夜间巡护，当地监管部门则在江岸安装了25台视频监控设备，基本实现“人防技防同步”。在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由长江航运公安、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自然保护区联合设立警务室、执法站和巡护站，进行常态化联合监管，电鱼、偷捕等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在赤水河主要干支流，禁渔护鱼也实现了网格化管理。

长江入渝第一岛中坝岛的不少居民世代以打鱼为生。如今，岛上渔民全部完成退捕转产。退捕渔民赵良露在岛上种植甘蔗，还做起运输生意，年收入近6万元。去年5月，中坝岛还建立了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渝司法协作生态保护基地。跨省联合治理机制，让昔日偷捕严重的交界水域，成为珍稀鱼类的“避风港”。

沿江群众的生态意识和法治观念也不断提高。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镇雄管护站站站长申睿说，“十年禁渔”启动以来，管护站着力强化禁渔禁捕宣传，联合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在赤水河两岸14个乡镇发放“十年禁捕”告知书、张贴禁渔通告等宣传资料20万余份。42岁的镇雄县花朗乡仓上村村民马帮辉说，村里制定了村规民约保护赤水河，现在禁渔护鱼已成为群众的自觉行为。

育苗增殖，让更多珍稀鱼类新生

尽管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目前长江上游一些珍稀、特有鱼类现存种群数量仍然有限，部分鱼类仅靠自然繁衍很难实现种群延续和扩大。对此，沿江政府部门联合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等开展珍稀、特有鱼类人工繁殖，同时持续加大珍稀鱼类增殖放流力度，助力它们实现新生。

位于三峡库区的重庆市万州区水产研究所，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功实现胭脂鱼的人工繁殖，经过多年的科研

实践，已建成胭脂鱼国家级原种场。10年来，这个研究所累计向三峡库区投放珍稀鱼苗7000多万尾。目前，万州区水产研究所储备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亲本100多条，正在加强攻关，进一步提升长江鲟人工繁殖能力水平，助力其种群恢复。

“增殖放流可以补充和恢复鱼类资源的群体数量，改善鱼类种群结构，同时也能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贾仕鹏介绍，自2019年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成立以来，有针对性地制定保护区增殖放流计划，投放长江鲟、胭脂鱼、金沙鲈鲤等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鱼苗30.89万尾，投放中华倒刺鲃、昆明裂腹鱼、云南光唇鱼等鱼苗96.97万尾。

在鱼类产卵期，沿江各地还通过建设人工鱼巢，为鱼类提供繁殖、生长、索饵等场所，助力鱼类资源恢复。2021年、2022年，管理部门分别在云南水富市向家坝库区邵女坪段建设人工鱼巢6000平方米和7000平方米。监测结果显示，2021年人工鱼巢实际产卵量在1.5亿粒以上，2022年产卵量在1.7亿粒以上，产卵量及出膜率上升，有效改善野生鱼类种群结构和数量。今年，水富市已开始实施第三批人工鱼巢搭建。

经过持续清水、护鱼和育苗，部分珍稀鱼类种群的恢复逐渐迎来曙光。在长江重庆江津三抛河江段，过去被挖砂采石破坏的河岸，通过近几年的休养生息，自然修复成效显著。“随着生态环境好转和水文条件改善，今后这里有可能成为长江鲟等珍稀鱼类的野外产卵场，我们将持续观察，做好准备，等待繁殖群体的归来。”姚维志说。

新华社记者 张桂林 周文冲 林碧锋



春光无限好

2月19日，游客在江苏苏州古典园林艺圃内赏梅拍照。眼下，多地春花初绽，市民游客亲近自然，踏青赏春。新华社记者 杭兴微摄

宁夏：“八大行动”“真金白银”助重点群体创业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社厅、教育厅等多部门联合出台《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方案》，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通过实施培育创业主体、扶持创业政策、筑巢创业载体等“八大行动”，力争实现全区每年创业培训规模不少于7000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不少于10亿元。

针对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自主创业，宁夏将实施培育创业主体行动，给予创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创业培训补贴、房租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政策支持；组织开

展“双创周”、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评选等活动，对评定为自治区级、地市级、县（区）级的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的，分别给予10万元、7万元、2万元奖励。

与此同时，宁夏将实施扶持创业政策行动，加快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提升担保基金效能、允许合理展期，为市场创业主体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贷款审批、发放服务；加大担保基金杠杆力度，凡是创业担保贷款上年到期还款率达到90%以上的市、县（区），次年均可提高放大倍数至担保基金存款余额的10倍。对于10万元

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及符合条件的特定群体，免除反担保要求。

此外，宁夏还将实施筑巢创业载体行动，通过整合基地资源、规范基地管理、聚焦服务资源、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各类创业孵化平台高质量发展。对新认定的国家级、自治区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按规定分别给予最高200万、100万元补助；为符合条件入驻（孵）创业实体提供最高3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最高12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及其他税费减免等有效支撑。

新华社记者 谢建雯

贵州石阡：武陵山区崛起绿色能源开发新地标

初春时节的贵州石阡，大山上迎来火热施工场景，一座座风力发电机正拔地而起。这个传统的武陵山区农业县抓住产业提质升级新机遇，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子。

“进场施工方面有任何问题，请第一时间讲出来，我们会全力做好保障。”广东省能源集团贵州有限公司顶董坡风电场开工建设以来，龙井仡佬族侗族乡党委书记孙彰经常到施工现场协调解决问题，确保这个总装机容量6.01万千瓦的项目在今年12月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目前，与顶董坡风电项目配套的4万千瓦风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也正在加紧施工，投产后即可实现风能光能

互补发电，提供持续稳定电力输出。

为配合石阡新能源发电顺利并网，南方电网贵州铜仁供电局建立快速审批通道，将并网周期由5个月缩短至1个月，同时组织服务专班深入现场实地勘察，帮助编制并网方案，解决并网过程中的输电线路建设、电网兼容等难题，确保项目顺利投产。

石阡风力资源丰富，点多面广，测风塔7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在5m/s以上，风速年内变化幅度不大，开发前景较好。近年来，石阡县不断探索多种路径开发风能，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铜仁市首家招商引资风能发电项目——石阡大顶山发电场已平稳运行

多年，每年可输送1亿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节约4.4万吨标煤，减少11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和3300吨左右二氧化硫排放。据了解，石阡全县风电资源总装机容量约150万千瓦，已开发利用37.86万千瓦，正在申报开发42万千瓦，发展空间巨大。

石阡新能源项目还与周边其他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大顶山发电场以“风电长廊+生态农业”模式实现生态改善、农民增收和项目盈利，每年有数万人次到这里打卡露营。顶董坡项目投入使用后，也将配套建设一批休闲旅游设施，并与仙人街等旅游景区连成一片，实现多产业联动发展。

新华社记者 刘阳

集贤村的“稳”与“猛”

“为企业代养生猪，钱赚得好好的，把猪场租出去干啥？”

一年前，当集贤村决定将村里的猪场出租后，一些村民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不求别的，咱就求一个‘稳’字。”村党支部书记王喜林回答说，这个猪场里有国家扶贫资金、脱贫户的扶贫贷款，还有村民凑入股资金，“这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让它出问题。”

集贤村位于黑龙江省桦川县苏家店镇，桦川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脱贫攻坚开始后，集贤村依托政策，各项产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村治保主任王信志回忆，当初村里想发展生猪养殖，筹措多方资金建起标准化养猪场，为避免风险，选择了为企业代养生猪，村里赚服务费的经营方式。“俗话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养殖风险大。”王喜林说，代养一头生猪，村里能获得150元服务费，养殖风险由合作企业自负。

2022年，村里决定停止代养经营，把养猪场出租。村干部们发现，代养生猪，去掉水电和人工成本，每年纯收益和租金差不多。“索性租出去，转移风险，没有比这更稳妥的了。”王喜林说。

“稳”字成了集贤村发展产业的中心，王喜林说：“抗风险需要有能力，求‘稳’未必代表保守，在产业基础薄弱的起步阶段，它往往是最优选择。”

早年集贤村的白酒风靡市场，2020年，集贤村建起白酒作坊，凭借当年的口碑，产品供不应求，但在扩大生产这个问题上，村里却一直持谨慎态度。村里担心产能过剩，产品积压，造成损失。代加工订单是村里更愿意看到的，“代加工产品赚加工费，

销路不用管，收益稳定得很。”王喜林说，“我们这个酒坊前景很好，但现在这个阶段不能瞎折腾，得一步步踏实走出去。”

去年初，集贤村20多种种地大户聚在一起商量调整种植结构。集贤村以水田为主，此前连续数年水稻价格低迷，种植收益大幅减少。村干部们梳理了各种粮食作物市场价格发现，价格一度波动较大的粘稻在2020年、2021年价格低迷，多维持在每斤1.1元到1.3元之间，2022年粘稻价格上涨可能性极大。

王信志带头增加了粘稻种植比例，在村干部们的建议下，全村粘稻种植面积增加到约5000亩，占水田总面积70%多。“外村人都说我们村太‘猛’了，万一粘稻价格不涨就亏了。”集贤村种地大户臧建成说，为了“猛中求稳”，每家每户都留了一部分地种收益稳定的圆粒水稻，即便粘稻赔了，来年也还有再“翻身”的本钱。

2022年秋季，粘稻每斤市场价达到1.8元，比一般圆粒水稻贵约0.5元。臧建成介绍说，当年圆粒水稻和粘稻平均亩产相当，都是1100斤左右，与种植圆粒水稻相比，5000亩粘稻为村民多带来约275万元收入。

“搞产业、谋增收，得张弛有度，该‘稳’的时候‘稳’，该‘猛’的时候就‘猛’。”王喜林说，等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有了更大的抗风险能力，乡村振兴的步子就可以迈得更“猛”一些。“去年每斤1.8元的价格太高了，今年可能要降，粘稻种植面积得缩小，这样更稳。”王喜林笑着说。

窗外飘着雪花，屋里温暖如春，白雪覆盖了街道、农田，集贤村“卧”在雪野里，正孕育着新一年的希望。

新华社记者 黄腾 谢剑飞

羊倌张阳寿上山记

细雨蒙蒙，上山的路一步一滑，格外难走。过去11年，顶风冒雨，这条通往山上羊圈的路，羊倌张阳寿走了无数遍。

眼前的张阳寿，个头不高，身体壮实，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只默默地爬山，似乎完全沉浸在爬山这件事情当中，你不问他，他不说话。

不久前，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建南镇红卫村，记者与张阳寿一道踏上了他重复了无数遍的上山旅程。

“我的羊圈就在那上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泞的土路曲折上行数百米后，他伸出手，指着仿佛在云端的巍峨绝壁说。

记者抬头望去，只见云雾缭绕，双眼仔细搜寻，仍不明他的羊圈究竟在何处。

2011年春节，一次突如其来的脑溢血击倒了常年在外承包建筑劳务的红卫村村民张阳寿。那时，他刚满41岁，年富力强，正雄心勃勃地计划新年大干一场。他在外拼搏20年，从杂工起步，做工10多年才获得劳务承包的机会，谁承想，转眼之间，竟再也无法外出从业。

出院后，张阳寿在屋旁的公路边一遍又一遍来回踱步。“一大家子要生活，坐吃山空，吃老本肯定不行……”他寻思着要干些啥。

他将目光重新投回那片莽莽大山，“上千亩的林地，荒废了太可惜了！”他想了又想，决定二次创业，向土地要生存，将荒山利用起来，上山养羊。

这个想法得到了村“两委”和承包荒地的村民们的支持。在病情稳定后，张阳寿买来10多头羊，走上了养羊路。羊圈围着岩洞搭建而成，洞中有清泉，长流不断。畜牧部门对张阳寿进行跟踪指导，村里的兽医手把手传授他养殖技术，一两年后他便成了养羊的行家里手。

“你去年卖了多少头羊？收入怎么样？”从山路的一个拐角处爬上一个山丘时，记者问张阳寿。

“我去年宰杀60多头羊卖羊肉，卖活羊10多头，全年的收入在20万元出头，同2021年相比增长了3倍。”走在前面的张阳寿语速加快、声调加重，言语间溢满自豪。

张阳寿一家5口人，有他自己、他老伴、他儿子3个病崽，儿子因病失去劳动能力，孙子孙女在上小学，老两口养的这群羊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

养羊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7年，张阳寿的羊群已扩大到300多头的规模，却突发疾病接连不断死亡，仅有几只幸存。遭逢这般重击，他并没有一蹶不振。张阳寿买来种羊，重新出发。为防止羊群跑下山吃到打过农药的草，他筑起栅栏，将羊群紧聚在山上。不过两三年工夫，他的羊群规模又壮大起来了。

新华社记者 谭元斌

乡村振兴